

[美] 马莎·金 著

IVY

briefs

一個小女人的

常春藤之旅



IVY briefs



一个小女人的常春藤之旅

[美] 马莎·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小女人的常春藤之旅 / (美) 马莎·金(Kimes, M.) 著; 周其明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9

书名原文: Ivy Briefs: True Tales of a Neurotic

Law Student

ISBN 978 - 7 - 5036 - 8710 - 5

I. 一… II. ①马…②周… III. 自传体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5297 号

一个小女人的常春藤之旅
马莎·金 / 著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赵利铭 柯 恒
责任编辑 贺 兰 涂俊杰
装帧设计 乔智炜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 磊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53 千

版本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网址 / www. lawpress. com. cn

电子邮件 / info@lawpress. com. cn

销售热线 / 010 - 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 / 010 - 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 / 010 - 62534456

上海公司 / 021 - 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 / 0755 - 83072995

西安分公司 / 029 - 85388843

重庆公司 / 023 - 65382816/2908

第一法律书店 / 010 - 63939781/9782

书号: ISBN 978 - 7 - 5036 - 8710 - 5

定价: 2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序

厚信封和薄信封

“当众神要惩罚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应允我们的祝愿。”

——奥斯卡·王尔德

那年的12月初，我最终收到的信封非常薄，比我预料的薄太多了！我生病了，我营养不良，确切地说我得厌食症了。第一眼看到这封信，我就知道意味着什么了，来自法学院招生办的录用信函不可能这样“饥不果腹”。好消息通常装在醒目的厚包裹里，包裹充实得好像刚吃过一顿法式汉堡巧克力大餐，冲我直喊：“嗨，我们想要你！”而薄信封呢？它好像在对我轻声耳语：“你这个笨蛋。”这样的信最好赶紧扔到垃圾桶里，越快越好。打开这样的信只会让我的心灵再受一次煎熬。通常这样的信会过分客气地这样开头：“我们非常仔细地审读了您的申请，但是我们还是要万分抱歉地通知您……”结尾更是完美模式“我们决定不录取您，但是仍然感谢您的尝试，同样感激您缴纳的60美元申请费”。现在你明白了吧，所有这些内容只需一页纸全部



搞定。

可我就是不吸取教训，偏要打开看看，我心惊胆战地打开了这封“饥不果腹”的信。让我极度、万分震惊的是，在这张象牙白的纸上竟然写着：“祝贺您，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1997级。”录取了，没有拒绝。录取了？我被常春藤盟校录取了？哦，我的上帝。什么样的法学院会发这种“骨瘦如柴”的通知书呢？难道他们来自外星球，不明白“薄信封”的普世意义吗？或许，这只是一个残忍的笑话？

不管怎样，先告诉丈夫乔这个喜讯吧，我几乎是哆嗦着手拨通了乔的电话。

“我被录取了。”我粗声粗气地说。

“什么？”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录取了，不是拒绝，他们接受我了，真的。常春藤，哦。天啊，真是难以想象的事……”

“什么？”他问道，“亲爱的，你说慢一点——我不太明白。”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哥伦比亚——法学院——哥伦比亚法学院？录取了？——提前录取？纽约？我简直无法呼吸了。”

“喘口气，马莎。慢慢来，先呼，再吸，呼、吸……”

“为什么？这就是那些常春藤盟校的惯常做法吗——我难道不知道怎么呼吸吗？我比其他学生差吗？你认为我不够优秀吗？——我不像那些拥有哈佛教育背景的律师精英们，但是，我的上帝，你又拥

有什么呢？我们还只是新婚夫妇——我们的关系仅仅依据一张结婚证。你不该这么残忍，你应该支持我！——祝贺我！而不是挖苦我？你敢？……”

噢，看样子不像个好兆头。

毫无疑问，我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我还不至于与智慧完全绝缘。举个例子说吧，如果你哪天逃课了，想找人借份有价值的笔记，那么我不是最佳人选；如果你极想得个“A”，想从别人那里抄试卷，那么你最好找别人碰碰运气。但是，如果是标准化测试，那么你尽管放心地来找我（倒不是说我有机会让你抄试卷）。你要知道，大家都在议论标准化测试不公平，因为“它并不考查你的智力或知识，只考查你做标准化测试的能力？”哦，我倒是这种测试体系的强烈支持者，什么智力、知识统统见鬼去吧！因为我发现我恰好在做标准化测试上有惊人的才能呢。

不可否认，法学院入学考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我参加这个考试之前，我仅仅是一个普通学校毕业的、成绩平平的美国中西部女孩。虽然我父母很重视教育，但总是受到种种客观条件限制。父母期望我好好学习，我也确实一直坚持学习，虽然没有那么努力。我父母只能供我上公立学校——当你父母开的是二手福特车，他们必然没有多余的钱供你交私立学校的学费（哪怕我们所住的小镇上就有一所私立学校）。当我准备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家不像其他家庭那样，对



近处、远处的大学都仔细研究，寻找最适合的大学，以利于子女健康、全面、充分地发展，这些在我们家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我的信箱不会堆满那些文科学院乱七八糟的宣传单。这不是我们家的风格。我们家顶多会问：“你到底想上什么样的学校呢？你可不要告诉我们什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罗拉多，真是疯了！我们的意思是在我们住的威斯康星州有没有本地人上学会便宜点的学校？”

我父母的收入和我们镇上绝大多数父母一样，只能供我读公立大学。所以我们镇上除了极少数幸运儿外，其他孩子注定要在公立学校再待四年。我读高中时就梦想有一天能从这里挣脱出去，不要再吃过季的鱼肉、喝杂牌的可乐。我的梦想是能到真正的伊甸园，那里有威斯康星大学的主校区——麦迪逊，离这儿99英里。我要敢于冒险、敢于尝试，99英里路程兴许会让我收获不菲。尤其当你的父母正处于离婚的边缘，这时候正是摆脱这些琐事纠缠的好机会。

读高中时，我课余时间在必胜客做服务生，每周工作三到四个晚上，给那些大腹便便的人供应碳酸食品，小心翼翼地攒足我的大学学费。每多卖出一篮面包棒，我就可以多挣几美分的小费，所以我总是竭尽所能地向顾客推销面包。每天晚上筋疲力尽地回到家后，我会兴奋地跳到床上，把围裙口袋里的钱统统倒在床上，开始满足地数这些漂亮的美钞和成堆的零钱。

我和好友丽雅同时申请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并且都被录取了，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恰好是室友呢。几个月后，她和我的前任男友

同居了。我早在一年前已经对前男友毫无好感了,我们甚至无法愉快地相处。可以想象,这样的室友关系真是一场灾难。我和丽雅的情谊也随风而去了。大学意味着长时期脱离父母的自由和充分体验生活的机会(例如,喝大杯大杯的啤酒,逃一节又一节的课)。我不再参加乡间别墅宴会,不再参加足球赛,不再装模作样地在学生会大抽雪茄了,我开始好好上课、用心学习,赢得尊重,但我从不写信告诉家人分数。我的时间分为学习、聚会和工作三大块。

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大学毕业后做什么。威斯康星大学是一所规模庞大的州立大学,有 40,000 名在校生。在这 933 英亩的校园里,你可不能指望哪天职业咨询师会撞上你,然后对你悉心指导。当然你要想找职业咨询师,还是能把他们挖出来的,否则他们会一直安静地生活在校园里,直到你毕业。

电影里的画面通常是这样的,当你拿到大学文凭之后,马上就会进入一个专业领域,诸如市场营销、银行业、人力资源或者医药代表之类的。你在独立办公室里处理公务,办公室里有布告栏、文件柜等,总之让你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直到今天,我仍然在想为什么在我读大学的四年期间,没有一个人(职业咨询师、教授或者是父母也好)告诉过我:“听着,小姐,毕业后你就得自己去找工作了,自己去挣房租钱,还学生贷款,两美元的畅饮派对不会永无止境。”也许,他们认为这种事情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他们错了。

大学毕业典礼上,我没有兴奋得晕了头。因为我知道毕业证书拿



到手后,意味着真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拥有心理学和哲学的双学士学位,但这两种专业都不是实践性、市场化的专业。我突然意识到,我不知道未来之路该怎么走。可是账单还要继续付。不久我就会陷入饥饿,吃碗拉面也是要钱的呀。这儿还有一封信,学校希望我六个月后开始偿还学生贷款,难道他们不知道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吗?

我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来到大学就业服务中心,接待我的是一位叫多勒斯的咨询员,她身穿紫色纱质外衣,佩戴沉甸甸的绿松石项链。多勒斯问了我诸如“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降落伞”之类的问题,以测试我对理想工作环境的期待和我的个人交往类型。她还让我做一个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测试,宣布我是“INTJ 类型”。这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我适合在模式化的环境下生存,充分发挥我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我会把工作做得很好。世界是向我敞开的,她希望我认真考虑所有可能。我在哪儿工作最快乐?我喜欢旧金山的气候吗?我考虑过境外工作或者旅游吗?我是喜欢熙熙攘攘的大城市生活,还是喜欢宁静的小城镇生活?我是喜欢大公司的按部就班,还是喜欢小企业的不拘一格?我想过自己创业吗?

这些都是我需要思考的问题,虽然不太贴近实际。我住在麦迪逊,我的男朋友乔也住在麦迪逊。我们谁也没有多余的钱搬出这里,虽然我们都很想这样做。我需要马上找份工作,我不可能花几个月的时间去探究我的性格属性,以决定哪种类型的工作适合我。所有这些信息看起来都很令多勒斯失望。有时真理伤人,可是事实伤我更深,

麦迪逊是个大学城，没有工作的高知分子泛滥成灾——拥有硕士学历或博士学历在酒吧做服务生的人比比皆是。

作为权宜之计，我在当地一家非营利机构找到了一份填信封的工作，每小时8美元（这份工作既没有给我个人办公空间，也没有给我专用文件柜），我只是觉得我适合这份工作。折纸、折纸、塞信、封口。成为口腔外科大夫如何？不，我真不喜欢嘴巴。折纸、折纸、塞信、封口。宇航员？嗯，起码得懂得一些自然科学吧，我的化学101才勉强通过。折纸、折纸、塞信、封口。保险调节器？噢，拜托。折纸、折纸、塞信、封口。哲学家？我倒是能胜任，但我实在看不出有多少哲学体现在纸中……折纸、折纸、塞信、封口。法学院？也许我应该去法学院。这是个不坏的主意，拥有法律学位，兴许我还能做点事情。

我喜欢辩论，做律师的念头不止一次在我脑海中闪过——实践法律的梦想深深吸引着我。不过我承认，我决心去法学院与其说是我热切地想实践法律，不如说我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了。我希望自己尽快独立、成年，我要专业、受人尊敬，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实现。我对未来职业没有任何预见。法学院看起来受人尊敬、实践性强，兴许能给我一份真正的工作——不用折信封，操作电话交换机，或者站在一堆人中间说：“嗨，我叫马莎，我是您今晚的服务生。”一份不仅有个个人文件柜、布告栏，还应该有个个人办公室（带窗户的）的工作，最好还有私人秘书。

“法学院会为你打开多扇门。”叔叔马克说。



“千万别去。”婶婶伊莱恩告诫我。

“如果你将来当了律师，你可以实践社会正义。”我所供职的那家非营利机构的主任这样说。

“有了法律学历，你将拥有无限机会。”坐在多勒斯后面，那位新来的职业咨询师这样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回应他们，“但是相信我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男友乔说，“我们结婚吧，我会支持你攻读法律学位，当你成为一名高收入的律师时，我们可以乘火车四处旅行。”

“好啊！”我赞成这最浪漫的提议。结婚、进法学院这两件伟大的事无疑会把我们锻造成真正理性、成熟、受人尊敬的成年人。

问题是我和乔得自己负担婚礼上的花销。虽然我们的父母都很高兴听到我们的打算（他们一直觉得我们之前的未婚同居罪孽深重），而且很愿意从经济上帮助我们，但是我们都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早就明白了，如果你的父母没有能力为你支付大学学费，那么他们也不可能为你筹办婚礼。

我梦想中的婚礼是这样的：烛光摇曳的婚礼上，我身穿丝滑的白色结婚礼服，美丽典雅。我认为婚礼后还应该有个招待酒会，最好在湖滨宾馆举行（开放式的酒吧和香槟喷泉），镶有新鲜草莓和玫瑰花的多层蛋糕顶端伫立着一对新人娃娃。但事实上，我们只能负担这样的婚礼：简单的教堂仪式后，在当地饭店举行庆祝酒会，仅有冒泡的啤

酒、油腻的鱼干、冰镇蛋糕而已。可以说,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确实令人有些沮丧。

我并不奢求多么华丽的婚礼——我不是那种从14岁开始就收集《摩登新娘》的女孩——我只想以值得纪念的方式度过这一天。婚礼对于我和乔而言,是一场奇特的冒险。我们最终选择的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色婚纱,也没有完全反传统。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什么叫“标新立异”,拉斯维加斯?墨西哥海湾?我只希望在我们生华发之前付清我们的婚礼账单。

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工作,接电话、塞信封,没想到一份匿名传真帮我解决了大问题。这是一封广告传单,上面有去往不同地方的打折机票。不可思议的打折机票,连我和乔都能负担得起!我抓紧这些纸片,马上回去告诉乔(我为这个新提议兴奋不已),用我最棒的律师口才向他展开攻势。

“乔,你知道我是多么渴望去纽约看看吗?我看到今天的广告说我们每人只需120美元就可以飞到纽约,而且这是往返程的票价。我认为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到了纽约住在你姐姐、姐夫家,我们就不用花一分钱的住宿费。真是太棒了!你知道我们一直在为婚礼的花费犯愁,嗯,我想……为什么我们不到纽约旅行结婚呢?那里多有情调啊,纽约很有情调,不是吗?也许我们可以在中央公园请一位法官为我们主持婚礼,对,中央公园!”

乔一言不发。



我紧张地望着他。

“我想这有点儿像私奔，事后再告诉大家我们去哪了。这样我们就不必像演戏一样将两个家庭的成员统统聚在一起开会，可以省去多少麻烦啊。重要的是，我去中央公园私奔听起来多酷！我们的婚礼和蜜月同时进行，总共不超过 300 美元！肯定少于 500 美元。这可是我从来不敢想象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支付不起，但是我们可以刷信用卡呀。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比其他任何选择都便宜。”

我紧张地等待他的反应。

“我给姐姐打个电话确定一下，我没问题。”乔终于开口了。

我们在九月初，一个美好的星期三下午出发了。我们从麦迪逊出发飞往拉瓜地亚机场，我整个脸紧紧地贴在飞机窄小的玻璃窗上，快了，就要到纽约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俯瞰纽约城，我惊讶于大城市的恢弘、气派。下了飞机，我们从皇后区打车到布鲁克林，一路上观察这个超级大都市的每一细微之处。第二天早上九点，我们在市民政局排队等候领结婚证。接下来的一天半时间我们在曼哈顿尽情游玩，曼哈顿的缤纷多彩让我兴奋不已。我们在中央公园的一块草莓地旁举行了婚礼，乔的姐姐、姐夫，还有他们 9 岁的小女儿作为我们的见证人。我穿着一件短款的大红色吊带裙，在 The Limited 店只花了 39 美元买的，乔穿格子夹克，系黑色领带。后来回想起来，那天的穿戴真叫人后悔。

婚礼后，我们在公园里散步，享受和煦的午后阳光，吃着从路边小

摊买来的三明治冰激凌,别提多惬意了。晚上我们住在一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 St. Moritz 宾馆,我们要了最便宜的房间,但是从窗口可以看到整个中央公园。两天后我们就要回威斯康星州了,乔对我连拖带拽,好不容易才把我弄上车。我已经爱上了纽约,我真的很想留下来。

回家后,我把全部注意力转向法学院,这是我“成人计划”的重要部分。我本科阶段的 GPA (grade point average) 是 3.35 分,刚好在法学院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我要是能在法学院入学考试 (LSAT) 中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然后准备好申请信,去法学院应该不成问题。我的期望没有太高,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研究可能遇到的种种麻烦事,比如学费,我如果选择私立大学可能得负债 100,000 美元。这是我刻意回避的问题,以后再操那份心吧! 这项新的人生计划至少会结束我那份没完没了折纸、折纸、塞信、封口的工作。

第一步是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也就是 LSAT。LSAT 是一种测试学生评判和分析思维能力的标准化考试。其他大学或研究生院的人入学考试会测试学生掌握具体学科如数学、科学或历史知识的情况,但 LSAT 不涉及任何具体学科。它不是考你知道什么,而是考你怎么知道的。LSAT 对于那些一无所知的人,是测试智力的最佳方式,就像对我这样的人。这个世界真是太有包容性了,它让我走上了法律之路。

经过花样繁多的逻辑推理能力测试,LSAT 将我的思维彻底复杂化,其中有一道题是这样的:

一个男人走进一家酒吧，酒吧服务生告诉他，如果他回答对了一个问题他将得到五杯免费酒，这个男人欣然同意了。服务生在吧台上摆了八杯啤酒，分别是 Amstel Light、Budweiser、Corona、Dixie、ElToro、Fosters、Guinness、Heineken。服务生给出了规则：如果你喝了 Amstel 和 Guinness，就必须喝 Heineken。如果你喝了 Dixie，就不能喝 Fosters 或 Guinness。如果你喝了 ElToro，就不能喝 Budweiser。你必须喝 Budweiser、Corona、Fosters 这三种酒中的两种。现在，给你三分钟的时间，按照上述规则选出你要喝的五种酒。开始！

我对图形、表格之类的问题很敏感，如果要求马上排序、找逻辑或多项选择，我会反应非常迅速，越是复杂的推理、拼图，我越觉得好玩。无疑，LSAT 和我一见如故。

我在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逻辑，摸清了出题者的思路。每个周六的下午，我在漂亮的蓝色书桌上开始三个小时的模拟测试，然后自己打分，分析答案。虽然我平时的测试都还做得不错，但真到了考试那一天，我早早醒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迈进考场的。我别无选择了，我还指望这次考试助我一臂之力呢。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交叉双腿，深呼吸。考试终于过去了，咦，也没有那么可怕。考完下来，我认为自己做得不坏，尽管我没有奢望太高，但我已经尽力了。一切交给上天裁判吧，我只用等待分数好了。

等待分数的一个月过得漫长而煎熬，结果出来的时候我简直说不

出话来,180分的试卷我竟然得了172分。这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到2%呢——这是惊人的分数了。我很快意识到,这个分数也许可以弥补我GPA不太高的劣势,使我有机会进入更好的法学院。我脑子里快速盘算着这种可能性的概率。我开始想入非非了,兴许我将来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不再过现在的平庸生活,或许将来我也能开捷豹XJS而不是现在的二手福特。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仍然沉浸在兴奋之中,我和乔坐在破旧的沙发上,在堆积如山的法学院宣传册中埋头研究。每个法学院都号称自己学生多元、课程广泛、师资一流,可以获得独一无二的体验。类似于“没有哪个法学院像我们这样拥有一流的师资、多元的视角,你绝对能获得非凡的体验,所以不要在乎昂贵的学费”,“我们的宗旨是,严格训练你成为真正的法律人,丰厚的奖学金是对你学习最好的回报,所以不要担心你的学费要靠贷款”这样的话让我睡不安枕。

法学院宣传册上的照片令人眼花缭乱,人人都表现得那么迷人、卓越、充满智慧,我想即使是一位后现代雕塑艺术家看了这些,也会对法律产生浓厚兴趣。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这一大堆宣传册看了一个小时后,我恨不得马上拿起笔开始填表格。宣传册上,某个法学院演讲大厅里挂着一幅短发女性的肖像,她表情严肃,嘴大张着、右手高抬,似乎正在演讲,她一定在宣扬正义的真正含义。一位戴眼镜的男生,看起来比一般法律学生的年纪稍大,照片里他正在和一位教授讨论问题,可能是对最高法院的最新判决有什么看法。一位漂亮的卷发

女孩正在法律图书馆埋头看书,她可能正在细细咀嚼几百年前先哲们的法律思想,以期对今天的美国刑事制度改革有所借鉴,让每个社会人感觉生活会更美好、更快乐、更幸福。我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虽然现在还没有一所法学院向我敞开大门,但我已经开始兴致勃勃地和乔讨论手头一百多所法学院的利弊。这些法学院看起来都很相似,良好的师资、一流的教学、国际化的课程,弄得我晕头转向。首先我将每个法学院的主要信息提炼出来,然后分析它们的排名,记住这些信息。最后我把有意向的学校分为三类:“保险的”、“合理的”和“梦想的”。最后我发现只要能离开威斯康星州,我对上任何法学院都没意见。我看上的学校遍布整个美国,分别是: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罗耀拉大学、华盛顿大学、东北大学、佐治亚州立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我的首选。

选好学校后,我开始找教授写推荐信,就我的学识、性格、学习法律的适合程度提供证明,虽然教授对我完全陌生,但至少我在他课程上的分数还不错。此外,我还要写一封三页纸左右的个人陈述信,我必须写得有思想、有内涵,让法学院的精英们看看,我是多么适合学习法律!我费尽心力想写好这封陈述信,但还是觉得看了令人沮丧。

接下来,我要提交贷款申请,申请表格上需要回答的问题有:你父母在高中工作时的收入如何?当你三十岁的时候,能否为你的小孩预留一笔抚养费?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再次陷入对经济的担忧之中,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摆脱金钱困扰。我虽然勉强申请到了学生贷款,但这